

2016 美國大選，華人會投誰的票？

文·解濱

距離 2016 美國大選還有一年多的時間，美國的大選似乎已經熱到發高燒的程度了。共和黨一下子冒出十幾位參選人，把選民們看得眼花繚亂。民主黨的希大娘氣勢磅礴，忙得滿頭大汗，大有拿下總統寶座，一雪八年前之恥的氣概。這種盛況空前的選舉熱，以前在美國還沒有見到過。但眼下最抓選民眼球的，反倒是那個富豪花花公子大嘴巴川普。川大人越發飆，他的熱度就越高，邪門了！不過各派都清楚，他那只是一時口舌之快，那廝當不上總統的。至于最後鹿死誰手，我們拭目以待。

在這次大選中，我們華人將把選票投給誰？這個問題已經泛出水面。記得幾年前我也呼籲過華人積極參加選舉，那時幾乎沒有多少回聲。感謝去年加州的 SCA-5，使很多華人突然發現大難臨頭，一夜之間幡然醒悟，開始積極投入美國的政治生活。從加州到紐約，從佛羅里達到德州，華人參政議政的熱情前所未有的高漲起來。更可喜的是，這一次我們又有一位華人出來參選聯邦國會議員，而且這是一位出生於中國大陸的青年才俊。

下面的問題，就是“該給誰投票”了。我參加了幾個大微信群的討論，目前美國華人社區中大致有以下三種意見：

第一種意見，是“先看人，再看黨”，這就是先看看參選人的各項主張以及價值觀念，然後看看該人所屬的政黨，最後決定是否把票投給此人。

第二種意見，是“先看黨，再看人”，這就是先向某個黨派看齊，然後再看看候選人的具體資質。

第三種意見，是“只看黨，不看人”。這是“一邊倒”的選法，或者說是“盲選”。但這也是投票機上的一個選項，很多人就是這麼投票的。

無論哪種選法，都牽涉到一個“黨”的問題。美國只有民主黨和共和黨這兩大政黨，其它小黨的影響力可以忽略不計。以前我們華人對於該投哪個政黨的票幾乎是沒有多少爭論的——美國華人群體多年來是民主黨的票源。我猜其原因，大致如下：

共和黨的黨徒多為白人，民主黨善于和少數族裔溝通。

共和黨好戰，民主黨反戰。

共和黨反墮胎，民主黨不反對墮胎。

共和黨中“大款”多，民主黨的理念比較符合華人“成功”的標準。

共和黨對少數族裔沒有民主黨那麼友好，至少看上去是這樣的。

美國華人最權威的一個組織 80/20 是支持民主黨的，華人組織鮮有支持共和黨的。

我本人就是多次把選票投給民主黨的。奧巴馬兩次當選都有我的一票。但是在 2014 年 SCA-5 後，這種一邊倒的局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。很多華人轉而支持共和黨。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？我猜大概是以下幾個原因：

一些華人覺得共和黨的價值觀念和華人的價值觀念更接近 (hard working, family, play by rules, Education, etc.)

民主黨傾向于贊同高校錄取中的種族配額，共和黨反對任何種族配額。

民主黨對如何處置非法移民相對寬容一些，共和黨對處置非法移民比較強硬。

共和黨近年來對少數族裔趨向溫和。

另外，美國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項判決使同

性婚姻合法化，這也造成一部分華人轉而支持共和黨。我就是在近兩年轉變到共和黨一邊的。

那麼，我們在美國的華人這一次究竟會把票投給哪一邊呢？

這個問題，目前還看不出直接的答案。以前美國華人中基本不存在“跟哪個黨走”的問題，現在這成了一個大問題。而且誰最後出線代表各自黨派參選，也是很重的因素。究竟誰出線，目前還是個大問號。就連希大娘也不敢打包票她一定出線。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，這就是華人選民從今以後不可能一邊倒地支持任何一個政黨了。至於支持每一方的票數比例，目前還難以評估。加州可能會有不少華人會反水支持共和黨，紐約州就很難說了，可能還是民主黨的天下。德州基本上已是共和黨的天下。佛羅里達州可能已經被布什的弟弟給包了。

沒法精確估計別人的選票，就來說說我自己會怎麼選吧。假如我住在紐約州或加州那樣的華人很多的州，那里已經有幾位華人參選了。我甚至可以在華人參選者中挑三揀四的。那麼我想選誰就選誰，當然前提是一定把選票投給華裔參選者。即便不把票投給華人參選者，我至少也要去投票。我去投票了，就為我們華裔增加了一個統計數字，這就是貢獻。例如，如果我住在加州的爾灣市，我一定要為競選市長的陳剛先生投一票的。

那麼，假如我居住在華人不那麼集中的地方，我該把票投給誰呢？我會考慮黨派背景以及參選人的施政方針以及資質等綜合因素，決定把票投給誰的。但是，假如我的選區恰好有一位華人參選，例如那位候選人恰好是李林笛，我會毫無疑問地把票投給那位華人參選人的。我甚至不會去考慮這位華人參選者的政見、資質以及黨派背景，盲目地把票投給任何一位華裔參選者！這就叫以族裔為唯一條件的盲選！

我這個意見在微信群中遇到了尖銳的反對。反對的理由有好幾條：(1)這不是健康的美國政治，候選人的族裔不應該在考慮之中；(2)即便華裔被選上了也未必將為華裔辦事，很多華裔代表根本就靠不住；(3)對方即便不是華裔，其理念也可能和我們十分接近，理念勝于族裔。

我幾乎同意這些反對意見了，但那是在豐滿的理想中。在骨感的現實中，我還要堅持自己的觀點，理由如下：

第一，我們華人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幾乎處于一種“不存在”的狀態。這從兩個方面可以看出來：我們的人數少之又少，而我們當中註冊選舉的人數更少。到了投票的那一天，我們最後去投票的人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。所以美國兩黨都很少用中文做廣告拉我們的選票，人家根本不拿我們當根蔥！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“帶路人”激勵我們華裔參與美國的政治生活，改變我們這種“不存在”的狀態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！另一方面，我們華人在美國各級政府中的民選代表少之又少，和我們的人口數不成比例。就拿國會議員來說，美國有 535 位國會議員，但只有 3 名是華裔的，還不到 0.6%。參議院中連一位華裔議員都沒有。而我們華裔人口大概佔美國人口總數的 1.5%。對比一下，美國有大約 130 萬日本裔，佔總人數大約 0.43%。但國會中卻有 4 位日本裔議員，他們甚至有一名日本裔參議員！我不提猶太人或黑人有多少位在政府里當官的了，那太令人尷尬

了！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華裔有什麼資本或奢侈去挑三揀四的？不分黨派，把我們自己的代表選進政府，這是當務之急！別的，以後再說。

第二，自己族裔的代表，固然有的時候不為自己族裔說話，但大多數情況下那不過是保持政治正確的一種策略。他們感情上還是和自己族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，更加能夠理解自己族裔的痛苦和處境，更能為自己族裔辦事。就拿去年加州給 SCA-5 投了贊成票的那 3 位華裔州議員來說吧，當他們了解到真相後，立即轉變立場，說服其他議員改變對 SCA-5 的支持，最後導致 SCA-5 流產。陳霞芬(Sherry Chen)事件發生後，DC 的薛海培先生去找非亞裔和亞裔的議員說理，但只有華人和亞裔議員孟昭文、趙美心和劉雲平願意出面要求司法部調查此案。這是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的。關鍵時刻還是自己族裔最關心自己啊！再看看奧巴馬是多麼理解黑人的處境的吧：2012 年康州校園大屠殺，27 位小學生被打死，同年發生了科羅拉多電影院屠殺，12 個無辜觀眾被打死，最近發生了田納西征兵站屠殺，恐怖分子打死 5 名軍人。這些屠殺發生後，奧巴馬沒有參加任何一場追悼會。但是在最近發生了南卡州教堂大屠殺，9 位黑人被歹徒槍殺後，奧巴馬參加了追悼會並親自唱挽歌。什麼是族裔情感？這就是！奧巴馬當選總統，90% 以上的黑人選民都把票投給他。為什麼我們華裔就不該把票投給自己選區的華裔？美國哪一條法律說不可以把票投給自己族裔的？

第三，不是華裔的政客，固然也可能替我們說話，但在雙方的利益有所衝突時，人家就要首先考慮自己族裔的利益了，胳膊肘絕對不會向外擰的。就拿那位提出 SCA-5 的加州議員來說，他也是少數族裔(拉丁裔)的民選代表。一般情況下，他是會考慮華裔選民的利益的。例如，在那個華裔辦的蒜蓉辣椒醬工廠被迫搬遷時，他就站出來為華裔工廠主說話。那他為什麼會提出 SCA-5 呢？當然是想讓更多的拉丁裔子女進入加州的公立大學，讓華裔把名額空出來。這就是骨感的現實。大家都在維護自己族裔的利益，不要把美國的政治想得太豐滿！

這一次新參選的李林笛，是賓夕法尼亞州第七選區的國會眾議員參選人，民主黨的。儘管我的政治立場是傾向于共和黨的，而且我也不是她選區的選民，但我將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全力支持她參選國會議員。我不會因為她是民主黨的就對她有絲毫偏見。她之所以是以

民主黨獨立參選人的身份競選，是因為她對於環保問題的關切。這個女孩曾經翻進 commercial dumpster 把大量的廢紙板撿出來，拖回家再 recycle。她心中過不去這個坎兒，於是本來政治主張十分溫和的她就被推到了民主黨一方。作為一位在美華人，少數族裔中的少數，她能夠參加競選國會議員，這本身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。而她之所以得到了華裔多方的支持，並不僅僅因為她是華裔，更重要的是因為她有為華裔發出聲音的勇氣和素質。

我知道我這樣“盲選”會受到一些指責。我們華人的窩里斗是一直穩拿世界冠軍的。就說這網上光對天朝的看法就分為左右兩大派。這些大派別中又分很多小派別，每一派都互不相讓。對於華人在美國參政議政，大家都很贊成，但在具體做法上又各持己見，互不讓步。這其中，共和黨民主黨之爭是最大的分歧。華人最大的一個特點是針鋒相對，寸土必爭，建立共識比登天還難。目前唯一的可以使華人各派暫時放棄己見，聯手合作的，就只有三件事：(1)鼓勵華人普遍參加投票(2)盡可能把更多的華人選進政府(3)想辦法提升華人在美國的地位。

為了這幾個共同目標，我們必須學會妥協。我們在美華人剛剛開始有了公民意識，如何有效地行使我們的政治權利，避免華人族裔最容易發生的不利現象——窩里斗，是我們值得警覺的。即使沒有雅量以大局為重，也不要以個人之所見拆同族裔之台。美國的兩黨之爭，是兩百年來美國政壇的演不完的戲。但這並不妨礙兩黨在重大問題上的妥協與合作。

二次大戰中，共和黨和民主黨親密合作。911 後，兩黨一致對外。對於我們在美國的華人來說，我們根本就沒有介入兩黨之爭的籌碼，因為我們太弱小，我們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基本不存在。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要證明我們的存在。這也就是要提高我們的投票率，並把更多的華人代表選到政府里面去。所以，我建議諸位向美國的政治家們學習，要有寬廣的胸懷，放棄兩黨之爭，為提升我們在美國華人的政治地位而攜手努力。從支持李林笛當選國會議員、支持我們所有的華人參選這件事上開始我們的合作，改掉我們“窩里斗”的陋習，把我們更多的華裔參選人選進國會和各級政府機構。猶太裔美國人能夠做到的事情，非洲裔美國人能夠做到的事情，日本裔美國人能夠做到的事情，我們華裔美國人也一定能夠做到！



BRENNAN, MANNA & DIAMOND
ATTORNEYS & COUNSELORS AT LAW

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
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，祝您事业马到成功

www.bmdllc.com



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

阵容强大的专业律师团队，数十年的法律执业经验，合理的收费标准，以及良好的信誉与口碑，确保您享有高质量的法律服务，保护您的法律权益免受侵害。

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所在俄亥俄州及佛罗里达州共有 4 个办公室，拥有近 70 位专业律师，曾代理过政府部门、各类公司的复杂案件，赢得客户的信誉并享有极高的声誉。

精办各项法律业务：

- ◆ 商法以及公司法
- ◆ 移民
- ◆ 法律诉讼
- ◆ 证券交易
- ◆ 兼并收购
- ◆ 国际法、国际贸易与投资
- ◆ 房地产
- ◆ 医疗保障法
- ◆ 劳动雇佣法
- ◆ 遗嘱信托
- ◆ 知识产权
- ◆ 破产法
- ◆ 中文
- ◆ 英语
- ◆ 西班牙语
- ◆ 俄语
- ◆ 德语

徐佳佳 律师



作为一名在中美两国都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双语专业律师，徐佳佳律师了解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、理念、背景、渊源及其民族文化，这也使她能够更好地与客户沟通、了解不同客户的需求，并能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国际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。

联系方式：

直线电话: 330-253-9195
直线传真: 330-253-9121
邮箱地址: vjxu@bmdllc.com
办公室地址: 75 East Market Street, Akron, Ohio 44308

中國留學生掀起“回國潮”

近日，美國各大高校紛紛迎來畢業季。與此同時，又將有大批中國留學生面臨“去留”的選擇。與十幾年前不同，“畢業留美”對於近年來的中國留學生來說，已經不是首選。相反，面對中國大環境的迅速轉變，美國就業壓力的持續緊張以及移民政策的不斷更新，“回國發展”已成為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的選擇。

外籍人士工作簽證(H1B)抽籤政策是“回國潮”的重要推動力。近兩年，大批中國留學生由於沒有抽中 H1B 而不得不離開已經工作了一年的公司，這讓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對“畢業留美”這一選擇望而卻步。

已經畢業半年並順利進入一家貿易公司工作的中國留學生金同學說：“雖然我在美國已經找到一份工作，並且公司承諾贊助我 H1B 簽證，但我還是在觀望國內的工作機會。畢竟，對於抽籤，任何人都沒有十足的把握。與其焦慮等待，不如早早回望、早做打算。”

中美兩國就業環境的變化成爲“畢業回國”的另一誘因。自金融危機以來，美國的就業問題成爲一直困擾聯邦政府的重大議題，更不要說對於留學生就業的衝擊。

去年畢業于佩珀代因大學公共政策專業的于同學說：“首先，我們這些學文科的學生和‘理工大牛’不同，能在美國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經很困難了，再加上語言的短板，實在不

敢對工資有任何奢求了。相反，目前回國賺錢的機會反而更多。”

越來越多的留學生紛紛表示，要逃離這“好山好水好寂寞”的生活。近期，已經畢業 3 個月的留學生張同學經過反復思索，終於訂下了返程的機票。“我覺得在美國的生活太孤單了。家里只有我一個孩子，如果我選擇留在美國，那就意味着我和父母都要爲了這個決定而放棄從前的所有生活。這樣的改變太大了，我和家人都無法適應。”她說，“能有兩三年的留美經歷，我已經很滿足了，現在是時候回家了。”

越來越多的“過來人”認爲，選擇適合自己的環境才是王道。擁有移民經歷的阿罕布拉市議員沈時康表示：“現在的留學生背景大致相似，大多來自于獨生子女家庭，在中國讀完高中或本科才出來，在國外孤身一人。說實話，這樣的背景並不利于在美國生存。”他解釋道，首先，這些留學生來美時的年齡已經比較大，在語言和文化方面都很難融入美國社會，這大大增加了其“邊緣感”。此外，與國內親友的長期分離和對國內物質生活的懷念，使得這一代中國留學生在精神上備感孤獨。綜合來看，這些因素使得“畢業留美”變爲一個費力不討好的決定。相反，如果僅僅將在美國求學經歷看作一段特別的體驗，帶着這種國際化的視野回國發展，也是非常明智的選擇。